能改齋漫錄卷之七

宋臨川吳曾虎臣纂

事實

摩頂放踵

孟子摩頂放踵蓋放字恐誤也或是致字致放字相類見李善文選注

腹腴

杜子美遍勸腹腴愧少年本禮記冬右腴夏右鮪鄭氏曰腴腹下也前漢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下肥曰腴

鍊師練師

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棹鍊師當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五鍊經按後魏李順興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時事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輒至其家號爲李鍊師後有張鍊師者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類順亦呼爲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于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嵋山詩皇甫冉亦有少室山章鍊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詩按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鍊從糸

麻鞋見天子

王儉炙觳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傳屝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着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眞詩話曰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雲之障白日也白用此予又按史記龜策列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

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按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于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又劉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陰袁孝政注云堯嘗舉舜于服澤之陽與舜語于桑樹下樹陰不移堯卽知舜

賑濟振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

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子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按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倉廩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爲據今字書止云賑言其富益言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字

關題碑

潘子眞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關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此劉禹錫竹枝詞也別後長相思頓書千丈關題碑無晴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匡謬古今樂錄予又以爲文潛兼取宋讀曲歌詞耳打壞木樓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關憶子夜啼悲梁元帝金樂歌亦云石關題書字

野鴛鴦

杜子美艷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古樂府夜黃倚歌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鴨恐畏不成雙豈非用此耶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婆到市醉臥水痕船信風
嘗以未知亥日事讀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爲市
落帆度橋來捕裹乃知籍亦用此然尙未知出處後得
館中本見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
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
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秦
有魚龍川鳥鼠谷名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遺
曰太平御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天水
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
捕謂是水爲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
鼵餘其鼠爲鼵郭璞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鼵似鷄而
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
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說予按倦遊雜錄云隴
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鯽洎鰍亦
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眞燒之尙作魚腥
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頹塞漸久而土凝

爲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是否予又按酈氏水經曰鼠鳥以秋日爲夜且龍秋分而降則蟄蜜於淵疑杜詩或用是今備載于此以俟識者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嘗引薛瑩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羣特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于藉口東坡跋邢敦夫賦曰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按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

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傳襄公十一年云苟可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來久矣

黃鳥

杜詩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蓋用齊虞炎玉階怨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

弱枝棗朱仲李

王彥輔麈史云李善注文選于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爲未詳彥輔以出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峰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說予按王子年本傳子年隱于東陽石季龍之末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召不起以晉史考之石季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遷給事黃門侍郎其作閒居賦乃其

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岳未及見必矣而彦輔以爲用其事何耶以予觀之岳所用周文棗事雖與子年所載同第恐又出他書不止見于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爲拾遺記數十年前而斥之以用其事耶子後讀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棗有七種其一弱枝棗子意岳用此

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東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余按班固漢武故事並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游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也

俾倪女牆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後世用俾倪皆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渝侯巡城詩云果

恩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故杜子美詩云連連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池暗與溝塍合山色遙將睥睨連徐敬業登瑯琊城云登陴起遐望莊子雖逢蒙不能睥睨

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于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于矩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嬖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牆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曰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偓憶故鄉詩云塞鴈已侵池鸞宿宮鴉猶戀女牆啼此學長卿也

不夜城

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見于東萊故東萊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方悟杜詩無風雲出

塞不夜月臨關之句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山魈一足

廣異記云山魈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叫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故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

眼有五輪

東坡贈眼醫王生彥若詩云吾于五輪間蕩蕩見空曲按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圓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羣飛于湖際銜採不周之粟于環邱之上粟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炊紅鮮似散霞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梨詩云摧折非所怯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朱櫻詩云已麗金敘瓜仍美玉盤橘故杜子美嚴

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厨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牀昔繡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云旣歡懷綠情復洽滄洲趣李善注曰揚雄檄靈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乃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邽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奕棊

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趙岐注曰奕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又注曰有人名秋據趙氏注以博奕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杜預注曰奕圍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謂之奕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奕故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也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棊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揚雄杜預曰圍棊

無射大鐘

魏收集有聘游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于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丹書鐵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云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註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曰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杜預注曰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歌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

圜扇箑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按梁羊侃性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倚撫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洪慶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來俊臣倚撫諸武子以退之非用此按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李善引說文曰倚偏引也張銑注曰倚偏撫拾上居綺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蓋退之所用實本此也然倚一字子建蓋用左氏襄公十四年諸戎倚之杜預注曰倚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倚之師古注曰倚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皆作仄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裋褕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士被文繡兮士無短褐洪慶善辨曰按列子云衣則裋褐食則粱肉音義引方言裋複襦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

褕說文云繡衣又徽布謂之褕也又禪褕短者謂之裋褕子作豎褐注云豎裋之褐漢書云裋褐不完注云裋豎所著布長但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暴非短褐及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義方言褕短者謂之裋褕則短義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子未之見耶以上皆洪說予按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張銑注曰短褐麤衣也韋昭曰短爲裋孺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既以短爲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爲裋則短褐之爲長短之短自有明據蓋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裋褐惟選不然裋音常恕切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予按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窟穴耳所以老子曰元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洪蓋取大戴之意耳

么麽

韓退之寄崔立之詩云乃令千里鯨么麽微螽斯洪慶善云麽亡果切么麽細小貌班彪曰么麽不及數子予按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麽莫可切然洪以細小兼論么麽非矣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麽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蔪兮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蔪兮鳥華翼非也予按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蓋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蔪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蔪漸二字不同何耶蔪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斂切蠅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屆楔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增廣韓集注曰楔音屑杙也余曰非也此蓋從韻略所注按陸德明音義是古黠反爾雅曰棖謂之楔疏曰棖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棖

謂梱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棖鄭氏注曰棖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入物各見於禮記爾雅惟扉一字無之爾雅宮室類雖言坫端止謂堂角端而非扃也余按齊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𢘑時烹伏雌炊扈廖今日富貴忘我爲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並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扈又或作扃然則扃者關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楗闌楔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楔爲杙非也蓋杙者橛也橛者闌也退之不應重用橛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掞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鬬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耶乃知前人用事以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中裳蓋愼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說予按此論近誣蓋荆公用蕭何事乃漢嘗賜蕭何北

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強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此蓋不知漢嘗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遊安樂池亭詩云絳霄輕鬻翊三台稽阮襟情管樂才蓮沼昔爲王儉府菊籬合作孟嘉臺寧知北闕元勳在却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酊日斜空從絳衣迴郢于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歟謂荊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爲對耶況荊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證之則非用第一之第甚明

吹屘屋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屘屋吹當作炊煮之炊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甚義亦通屘屋作薪以爲火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華海賦曰燇炭重燔吹炯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梢雲

吳都賦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嘗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曰饕食食曰餮何耶無乃與東坡之說牴牾耶予又按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蓋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換
鄭康成曰畔換猶拔扈也拔與跋字通故西京賦睢盱
拔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罷聲律而後學
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來處畔換
今本詩皆作畔援班固高帝紀贊曰項氏畔換韋昭曰
跋扈也

彎碕臨砢

王荊公彎碕詩云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
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按左太沖吳都賦
左稱彎碕右號臨砢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注曰彎
碕臨砢闉闍名李周翰注曰彎碕臨砢皆險峻也二注
不同何耶

明駱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駱歸故鄉今本明作鳴
非是西陽雜俎謂世傳明駱千里脚謂駱臥屈足腹不
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按朝野僉載云
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夜乘明駱至洛

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驍李氏明驍事又見此乃知驍
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氏田父嗟膠漆爲漳關棄甲也左傳縱其有戊丹漆
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
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壑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
重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哉王荊公詩我亦暮年專一
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此
媒蘗媒蝎
葉少蘊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
臣從而媒蘗其短孟康注媒酒酵蘗麴謂釀成其罪蓋
齊人名麴餅爲媒宋景文好造語于唐新史記程元振
惡李光弼乃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邪抑自爲
之也春秋外傳有云雖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
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葉
語子按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成如蝎之蠹審此

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蘊所援春秋乃國語

櫓或作櫓

干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櫓賈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為籍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韋昭曰櫓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鈔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賀蓋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幔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鳥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按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翠羽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雙賜筆

杜子美詩云合分雙賜筆按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比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鷹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錄廳照屏皇祐中

任是官者竊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

畫紙爲棊局敲針作釣鈎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爲棊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擊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又云稚子敲針作釣鈎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鈎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美女篇曰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秘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謂之具觀笑林本此

雨絕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蓋用晉潘岳哀詩云摧若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汪彥章表云生平戇直不隨世俗於雷同晚歲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絕

書來訪死生

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司詩云遙知此別常乖隔莫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鄧阿魯記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遺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魯爲郡小吏差

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并自布籌敏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脫將脫矣乃知唐書蘇頲傳所載明皇平內難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句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祖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豫章薄薄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按僕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稚圭聞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稚圭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玠談藪

要路津

杜子美詩云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蓋用古詩何當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詩云身輕一鳥過鎗急萬人呼蓋用虞世南侍晏應詔詩云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燃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按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

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云云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曰綏綏匹行貌按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綏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呂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寞寞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蓋用庾信王褒餉酒詩云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蓋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江草亂青袍春草隨青袍蓋用古詩青袍似
春草長條隨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白馬
如練

關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關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
陵王賚絹啟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秘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
遲按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年
方八歲明皇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
正惟有朋字未得正

久苦諸君

荆公字說成後賦絕句云久苦諸君共此勞按李密兵
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以謝
衆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
没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歐陽文忠公長短

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蓋指此也然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絛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云九天之雲下
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
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落驚人
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
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以上皆蔡說予按
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夫去人尚遠而黑風吹海蓋東坡
博極羣書兼用乎此正如雪詩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人
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兼用南史但不道鹽
耳故事也

龍尾道

清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醫王世寧通家姻戚
用是遷副樞未行遂丐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
來刺虎頭城蓋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
七轉由丹龍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垠欄悉以

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見貢公談錄公既出而旭亦罷其謝到任表云且虔雖遠方而衞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盡得于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于艱險而況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蓋公乃衞人也

沈着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曰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着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耳蓋謂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着痛快

鷓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煙鷓尾爐按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潤卿詩云鷓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鷓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鷓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都尉冥祥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

枝爲先驅

觀者如堵牆

世說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衙行

杜石衙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拔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眞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于砂土上獲眞珠又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眞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瑿琳琅玕明珠夜光壁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西陽雜俎謂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之事爲證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

豹羣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爲烏程令注云胡奴
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
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嘍嗜

柳子厚答晉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嘍嗜按魏公子無
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嘍嗜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百反
下音莊白反嗜聲也左氏行扈嗜嗜又音子夜切廣
雅曰嗜嗜鳴也漢光武贊嗜曰亦用此字嘍廣韻云薆
噴大喚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按范雎曰主
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蟇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蟇精按龜策列傳
曰爲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
食于蝦蟇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桑計顚倒四海由祿兒按

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官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

沿牒

顏延之詩云測恩躋愉逸沿牒懵浮賤注云沿牒隨牒也予按王衍曰隨牒推移遠至于此

緇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子按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權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潾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按

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瞻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盤承甘露與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按左傳芊尹蓋對曰廢日共積一日遷次杜注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皐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按吳郡圖經續記云皐橋在吳縣西北皐伯通宇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漢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于家鴻卒又爲葬之哀江南賦云皐橋羈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宴元獻轉刑部侍郎啟云紫詔疏恩白雲登秩孫逖行裴敦復刑部尚書制曰俾踐白雲之司按左氏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職林注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

緡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故須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雲詩也劉禹錫送鶴詩高籠携出白雲司李嘉祐詩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將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按唐僖宗光啓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貞其子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荆公詩靜占寬閒五百弓又詩白下亭東鳴一牛又詩潮溝直下兩牛鳴按唐西域記云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譯自古聖主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八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爲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度乃至虱蠛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

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
卽歸空故曰極微

揚雄反騷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于汾隅注鼻始
也予以爲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
初生謂之首也梁益謂鼻爲初或謂始祖爲鼻祖者其
義如此

公家魯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
意按楊脩答臨淄侯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
悔其少作

鄙宗

王荊公答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按楊脩答臨淄侯云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雖鄙宗
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啟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
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

本文無之殊不知謝朓辭隨玉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
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續添）衆心回春柏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百
大士棲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
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
襲吉誰敢爭內翰吳弁正仲云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
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柏枯死衆迎
堂再至柏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竈塘山南
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黃厚具資
糧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于東坡諾之
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
璧施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
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卽往速之且以夢坡大
喜出腦骨舍利璧視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窣堵
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攤賭故律云諸博戲

賭財物併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豫章詩肉食傾人如出九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李善云渦水旋流也故杜子美詩云盤渦與岸迴

逝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陁許慎曰陁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

蜀運茶馬利害

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蓋元豐末陸師閔提舉川陝茶馬運茶抵陝蜀人苦之中丞蘇轍御史吕陶以爲言司馬丞相建遣戶部郎官黃廉往察視同省皆云一筆勾斷歸來作從官既堂辭黃云容到彼親看利害方敢奏陳既至知得馬爲利運茶爲害乃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忤宰執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爲便故詩云兩猾論兵幾敗國蓋此爲王中正俞允作也

廬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其詳按廬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入官復侍太宗出亭亭叙謝

咄嗟咄嗻

宋景文公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羲叟爲予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已上皆宋說予按孫楚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憒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乃知宋爲是而劉爲非

金盤玉杯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拜王遠遠爲之

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故杜詩云花裏行厨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故杜子美望嶽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僧爲上人

唐時多以僧爲上人如杜子美己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心一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麤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褒傳太極眞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可按而合服褒按方合鍊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詩惜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是也

八字仙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

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
宮城至于己酉還下秣陵某見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
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潘邠老江口詩云八
字山頭鴈武昌江上魚

明窗塵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
至寂按古嵩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眞含胎育
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窗塵注云狀
若明窗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紐
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窗塵服之灌入三丹
田中卽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糧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閒
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
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王宰畫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畫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畫丹青絕倫其
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

始肯留眞跡予按畫斷云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貞元中
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于象外嘗於席夔廳
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柏古籐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
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
葉叠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
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于一座
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並爲上上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奥
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鑒風騷之情者
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淒惋人以爲
得江山之助也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故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
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厓飯未
詳其義子按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叢五葉
如釵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絶粒又按本草圖經云方書
言松爲五粒字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

或有兩鬚七鬚三鬚者今據圖經粒字當作鬚訛爲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此眞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喜蘇黃門送人歸洛詩云遍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叙潞公語也

心跡雙清

杜子美詩云心跡喜雙清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平仲君遷本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佗望漢所築予按吳都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而白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爲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楊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子美謝賜葛詩云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輕蓋孔稱圭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博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博懸于投不在德按班固奕旨曰博懸于投不必在行裴駰謂投投瓊也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絕句云斷腸聲裏無聲畫畫出陽關更斷腸按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董歸

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殺無

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婆娑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娑集蓋取四子講德論婆娑詘吟鼓腋而笑

叩檻出魚龜

東坡詩叩檻出魚龜時取一笑粲按柳子厚河間傳曰遂入禮陪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

酒盡臥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儋瓶屢臥趙夔注曰歐陽詩不覺長瓶臥趙夔注曰張籍詩酒盡臥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于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猶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宴詩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李善注言上見恩遇不翅過于本望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

周禹宅作阿蘭若

王荊公草堂懷古詩周禹宅作阿蘭若按周彥倫傳云彥倫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愚免與孤何伯求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意不類當作周禹周何字相近而訛周彥倫奉佛有隱操殆信然耶

叢竹當封瀟洒侯

此生至南亭○序後

此條前作後

張右史文潛竹詩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洒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等得非出此耶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洒侯

琅玕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鍾蕊芻過盡法堂空移牀獨向西南角臥看琅玕動晚風按顏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銀鐺鑠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鑠也世間多誤作金銀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

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脚刀撞僕射頭蓋誤也顏所引銀鏁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玉仍以銀鏁爲鈴鐸而非鏁也子蒼博極羣書恐當別有所本洪龜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者蓋王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宿之王徽之袁嶠之十一人各賦四言五言詩兩首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曹茂之曹華桓偉王元之王薈之王渙之王渙之孫嗣十五人各賦四言五言詩三十七篇而孫綽爲之後序按蘭亭四十二人此二十六人之外尚有謝瑰卞迪邱旄王獻之楊模孔盛鍾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任凝謝藤吕系吕本曹禋十六人賦詩不成罰酒三觥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閒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杜詩云紈袴不餓死

能改齋漫錄卷之七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蒼天魏文帝芙蓉池詩脩條
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前作賦聲摩空

能改齋漫錄卷之八

地理

石頭之名有二

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故今洪
州石頭驛皆以為證大觀三年汪藻彥章為江西提學
作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
曰石頭渚世以為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及世說稱洪
喬為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

中遂今且千歲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于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惟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其大略如此後又云自洪喬彥章狥流俗傳聞竟以爲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辨之蓋江南有兩石頭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此隸乎金陵者也余孝頌與蕭勃卽石頭作兩城二子各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寄書百餘函行次石頭悉投之蓋金陵晉室所都都下人士以羨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謂羨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羨嘗守豫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者將托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頭非金陵之石頭按梁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聲搖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頌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顧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

總師唾手而擒顧勃時尚居南康麾下聞之斬其首以
獻於是孝頊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黃法𣰰討之文育率
衆軍入彙牙江捨舟進據三陂卒爲豫章內史熊曇朗
所賣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吳今奉新縣也三陂今
海昏之墟落也彙牙江今隸南昌苦竹灘今隸豐城江
西之江兆源于庾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灘彙
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彙牙江而趨三陂以今觀
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頊居新吳其子猶據石頭之舊
柵法𣰰雖受詔見助而尚駐軍新淦文育若欲徘徊江
許縱能擒舊柵之監子會未擣新吳之巢穴且令屯營
於三陂庶幾法𣰰順流而應之則首尾薄戰孝頊父子
無遺噍矣不幸姦人得而賣焉子家江西往來洪撫之
間又以法𣰰之爲鄉人也因史冊所書考石頭之誤俯
江山之形勝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
蓋有在矣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
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魯定公之二年也楚

襄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克楚取居巢又明年吳將入郢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襄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而至大別吳逆擊敗之五戰而及郢嘗觀吳都具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爲今漢陽軍蓋視吳爲東九江自庾嶺兆源而洪州與其南蓋視楚爲西居巢今無爲軍也闔閭之六年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邇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別大別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爲東者也八年吳人舍淮汭而卽豫章杜氏以爲漢東江北地襄瓦方且濟漢而陳於小大之別則春秋之豫章爲瀕楚在江夏之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建州則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爲州蓋沿流者也八年舍舟而卽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因以漢東之地爲平陸惟有沿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吳視楚爲西視江夏爲少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以張軍容也安能遠托大江之南而不近趨少西之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

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子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說已具于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而後知予之寡見也按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預注曰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與注疏所載子以杜孔注疏證江南之豫章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濶遠文字殘闕無從考見所徙之年月耳按朱武帝

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
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
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已
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又曰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讀曰麾
衛青傳韓說爲戲下轉戰灌夫傳馳入吳軍至戲下師
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
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
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說余按左氏國語里
革曰幽滅于戲韋氏注曰幽王爲西戎所殺戲山在西
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
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
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
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據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
要之以戲而兼名山水古來誠多有之不可以一爲是
也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咎

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按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蠶蝕龍舟鱗次於波中乍若螢從漁火星分於渡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邱行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暮涼風起又云朝臨孟諸野按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注云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子按爾雅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豬孔安國曰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

望諸在睢陽靡溝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荆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肹以中牟叛卽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子按左氏所謂車在中牟非滎陽之中牟明甚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公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肹以中牟畔與定公九年晉車在中牟或別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按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

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按此之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
牟當在溫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
矣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
不疑也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沖謂戎車盈于石城卽金陵
之石頭城也世徒知于此而不知鄖州之得名亦同也
故酈善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爲固者是也
蓋晉羊叔子鎭荆州日所立憲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
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德四年置鄖州於長壽縣是則
今之鄖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說予按唐杜佑通
典云鄖州今治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
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
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于石城置鄖州隋煬
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鄖
州或爲富水郡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鄖州于長
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于石城置鄖
州耶考佑云隋初廢州置郡至唐又併爲溫州又爲鄖

州則彥輔止據後來不究其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于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于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辨朐朒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于巴東以屬朐朒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朒音潤蠢地下濕多朐朒蟲劉禹錫嘉話云朐朒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朐朒在漢中俗作朐非是以上皆洪說予按西漢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顏師古注曰朐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朐忍縣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按杜佑通典開州大

唐置或爲盛山郡盛山縣漢朐腮縣地以三書考之蓋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朐腮也漢書不著其義惟劉禹錫以其地出朐腮之蟲因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慎說文耳說文曰朐腮蟲名漢中有朐腮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從冏句聲黃朝英云考其意當作潤蠢朐如順切腮尺允切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考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朐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豪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豪今認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州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爲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子按杜佑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梁因之北齊改爲西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北齊改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豪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況佑所上

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爲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濠爲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隄陵字音

開封府隄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隄音煙非是按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鄢陵之役陸德明音義曰鄢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鄢漢曰傿後漢晉隋曰隄音焉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孫陵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揚雄九州箴內瀾州箴云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齊梁晉六代都輿按丹陽記蔣子文爲秣陵尉破賊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爲中都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吳大帝陵也輿地志以爲臺當孫陵曲衍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然雄死于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以知之又況于六代乎予故以

潤州箴非雄所作甚明

鏡湖

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
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
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羲之耳李太白登半月
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
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
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
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恐不然也或陸贄月
照鑑湖賦曰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清可以鑑因取鏡
表名乃知湖以如鏡得名審矣

蜀石牛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
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紿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
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張
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
醇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脩爭奈常

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冀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勾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隘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澧水

酈道元水經曰澧水經南安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寺門高開洞庭野艘脚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看如在下及至夏水懷山渚洲皆沒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一在龍

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皐雜錄云余嘗至泰山見其峰巒巃嵸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峰皆平謂之衡蓋取此此說大誤晉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湖南衡山蓋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耳故荆州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鉉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以此推之南嶽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猶長沙羣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鉉德觀

羊城

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海對羊城濶山連象郡高按南部新書云吳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摭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爲異當有辨其非

是者

赤縣

史記鄒衍著書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謂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有九乃所謂九州者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遷蠭鼠之穴唐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茗亭

洞庭橘

世以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待滿林霜以韋嘗守蘇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柑橘并以唐吳融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蘇子美姑蘇詩洞庭柑熟客分金爲據而以洞庭湖爲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于吳楚皆產柑橘第湖山爲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敕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柑橘成歲得絹數千疋審此則龍陽洲正在洞庭矣

又況晉張華詩云橘在湘水側菲陋人莫傳劉瑾柑賦云寄生于南楚謝惠連柑賦云傾子節兮湖之區徐陵詠柑詩云江潭間脩竹由古以來洞庭湖之有橘舊矣故柳毅叩橘而書始傳至若洞庭山之有橘不讀唐吳融序賦未必知其名顯也

赤甲

杜子美卜居于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黃草詩云赤甲山下行人稀又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屋詩云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按荆州圖記云魚復縣西北赤甲城東連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屬魚復縣也

烏石岡柘岡盤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山柴荆細逕水雲間又雜詠詩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辛夷荆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鳳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

如雪柘岡西又贈黃吉父詩云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躅躅爲言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彦玠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盤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盤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邱墓心空折盤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柘岡盤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亭仲詩云兒童共戲苦盤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睢陽

應天府南京睢陽舊地也近世皆以睢爲趕音非也按左傳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睢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皆音雖

武林山

李翺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奮注曰卽靈隱天竺寺予按杭州

無武陵山陵字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
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
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
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
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
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
自鄖西走涉雎則當出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
鄖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
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
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子享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
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
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子以左
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
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
南上游水出稍高故雲方土而夢己作乂矣此古本之
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子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

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邱半出寰宇記也然史所
撰史是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
得其詳且周禮荆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
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
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正義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
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
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
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酈道
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亦不
明指一處不可專以雲在江南夢在江北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于
荆蠻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
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既徙而猶命
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于蘭陵而其後又祔南蘭陵各
貫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遠都
之郢以上皆王說子按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卽考

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爲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于夏汭也有荒谷卽莫敖所縊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又按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荊山後遷紀郢卽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注左傳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都之郢而尙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卽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止謂楚都南郢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邱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有黃金瀨古有釣于此潭因此取名子按巴邱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邱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邱考黃金瀨在邑之東二

黃金瀨

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于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悲壯釣人驚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

十里其名迄今尙存其上有陂亦謂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得名之始而金岡止謂之岡頭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衞之水有浚浚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地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爲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金隄

金隄在今東京酸棗縣按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注金隄河堤名也在東郡白馬界

陳橋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卽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軍士擁戴卽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長水柳千條若爲此路應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義山板橋曉別云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荊公陳橋詩云走馬黃昏渡

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
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
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按武
昌記曰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
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
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
之明年沙始合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
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
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
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誌亦云
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來遂僨爲洲蓋名世資
彌殆天啟然或云福州無預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
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
源出于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

西峽江合流而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爲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言之按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言考之其曰京挺的乳則茶以京挺爲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于建業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爲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于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迴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脩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遥臨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在帷宮之外陋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

侍晏賦詩序其略云偷閒養高亦有其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藪未媿于離宮均樂同歡尚慙于靈沼云云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此取名無可疑者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按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衂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嘗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子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為琵琶蓋肇於吳也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滌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按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吳居東方其次則北東北乃艮方也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

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瑛記脩字從水何耶按史記徐廣以滫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原州臨涇縣令鮮于師中言蜀有劒門棧道之險瞿塘三峽之隘今朝廷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姦雄恃險無以分制乞于利夔兩路置帥以維西蜀之勢於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興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按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按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寶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有記

閤阜山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閻阜山山形如閻山色如阜故號閻阜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子按陶弼詩云萬仞天然闔閭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閻阜形色收葢以閒話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州天姥號稱山水奇絶處自異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峰數十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槩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士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兩火一刀剡字也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温湯以妃子之故後世恥言之予以是知物之輕重顯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

蓬萊楊漢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
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因之由是
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公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
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
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亭聳立如几如笏李
翺南來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峰直聳似華山
君字誤也按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爲弋陽有弋

唐末三河改隸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後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
坂縣（下文漢野王縣古郟鄏同）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
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
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
郟鄏地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

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大海難爲水除却梁園總是村梁園戰國時魏惠王徙治大梁卽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予以爲非是汴州與宋州接境漢梁孝王有菟園平臺鴈鵞池在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于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

兩蘭溪縣

蘭溪在唐爲兩縣名一屬蘄州沛水改爲蘭溪一屬黃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泱蓋蘄州之蘭溪也杜守黃州作此詩黃承蘭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予按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灘岸皆曰

洲

魯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古魯澹臺子羽之墓予按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焉爲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於稽考也

爛柯亭

李宗諤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奕基不去至斧柯爛于腰間卽此地也乃知觀基爛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竇苹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壺口山射音亦予按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音亦

連州以山名

劉禹錫云連之爲州以山得名蓋未指其所出按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所纂湟川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蓋

亦不善考者也

灤河縣

實苹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惟見于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欒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按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實以爲在東非也

能改齋漫錄卷之八 九